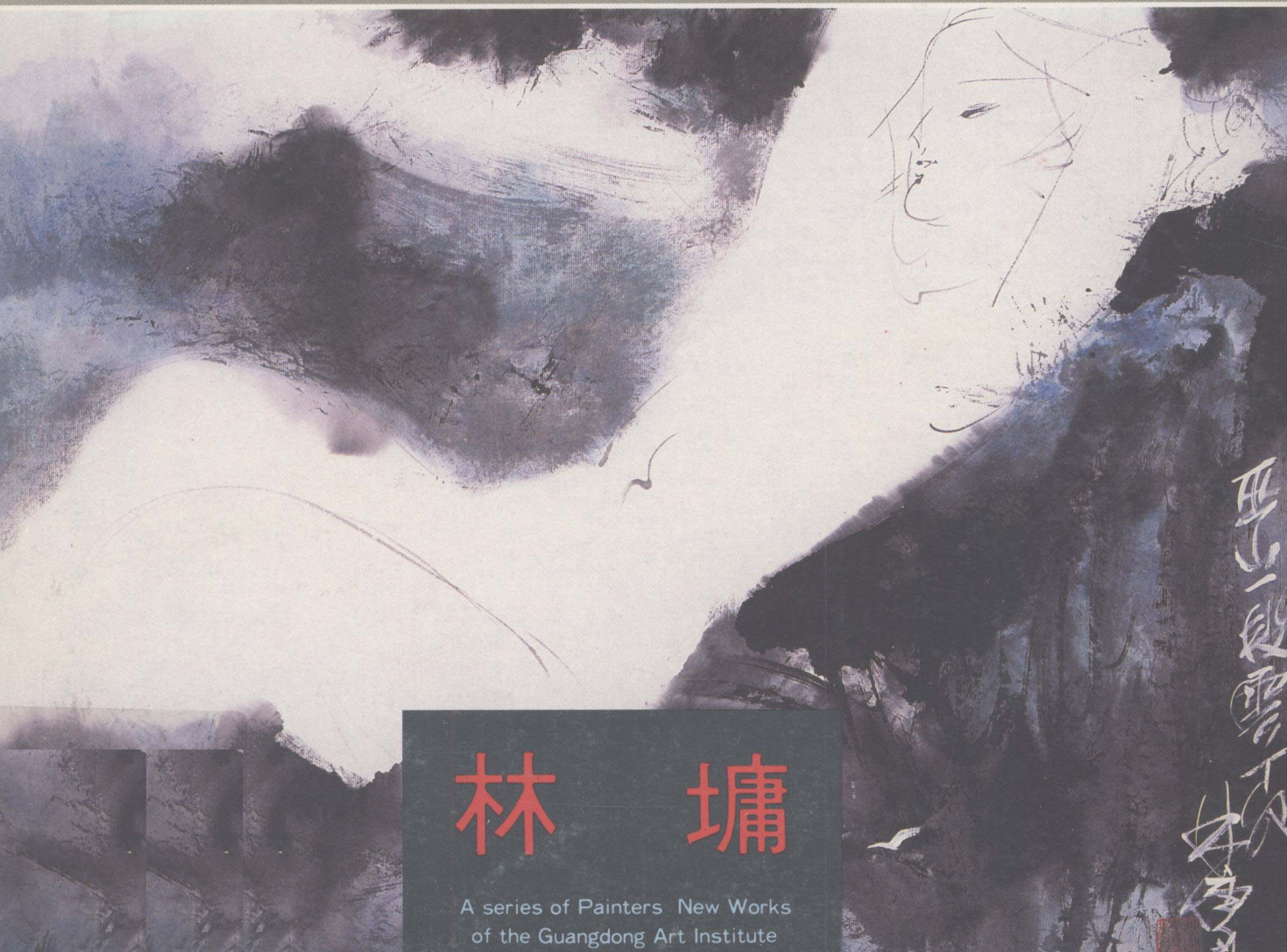


廣東畫院畫家新作系列

Lin Yong



林 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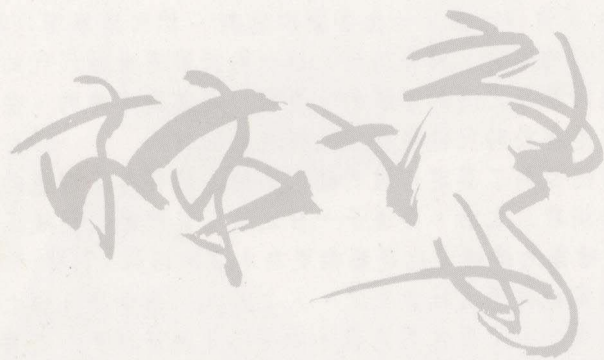
A series of Painters' New Works
of the Guangdong Art Institute

林壟
2008

廣東畫院畫家作品系列

三環出版社 責任編輯：蔡於良

1991年12月



前言

麥荔紅

我們欣喜地看到林墉的近作，繼其獨具韻味的巴基斯坦寫生之後，林墉的近作約略可以分為“人體系列”和“禪畫系列”（當然也許另外的一些冊頁我們可以稱之為“新仕女系列”）。溺於放浪的文士、沉於酣夢的少女，行為乖張的僧人，豪氣磊磊的農夫……佔居了人們的視野。

這顯示了林墉的畫風正朝着兩個方向推進和拓展——向繪畫的相鄰藝術領域推進——即繪畫的音樂化和文學化。視覺直觀性無疑是繪畫“優越性”之所在，然而這也是繪畫的根本局限之所在，我們透過這個被色與形、點與面所限定、濃縮的二維空間去“看”世界、“看”生活，“看”到靈魂的欣悅與痛楚，狂喜與暴怒，我們將世界看作一出又一出喜劇和悲劇，然而這扇窗戶畢竟是單薄了些，與音樂相比，它缺乏間接、深刻、從容的隱喻、與寄功能，這一點折磨過世代代的中外藝術家。在中國畫這一滄郁的領地之中，這種打通諸藝術之間的藩籬的古老努力是甚為卓絕的，在林墉的近作中我們看到了這種古老企圖的回聲——當然是富於時代特色和個人特色的回聲。

或飛舞或凝滯的線條當然是為了界定形體的輪廓，將人體從身後灰色的世界之中凸現出來，然而其功能絕不僅在於此，“李思訓數月之功，吳道子一日之迹”其飛動之墨綫正是畫家情愫的張揚，之為綫條的“旋律”，這是音樂向繪畫的滲透，也是藝術更為本質的昭顯。而另一方面，題跋的書法韻味和文學內涵大大地打開了這個二維畫面的歷史社會空間，人之為人，畢竟是社會之人，人是滿懷着愛與恨、褒揚與憤懣而生活的。於是藝術才有必要才有意義。如果不是為活得更加充實、更有韻味，滿月丹青又是何苦來哉？！更何況林墉同時還是一個作家呢……





風競
以有理
婆競
以有理



庚午秋
畫



我何石作何

拜日
庚午
秋



故人笑比林间叶
一日秋来一風

日疏成辰書



顧長康畫
先王
問其
或曰
漸入
已境

鄭
文
公
印





佛說 若以心 取觀 無俗 不真 若以 法眼 觀無

真不俗

庚午秋

燈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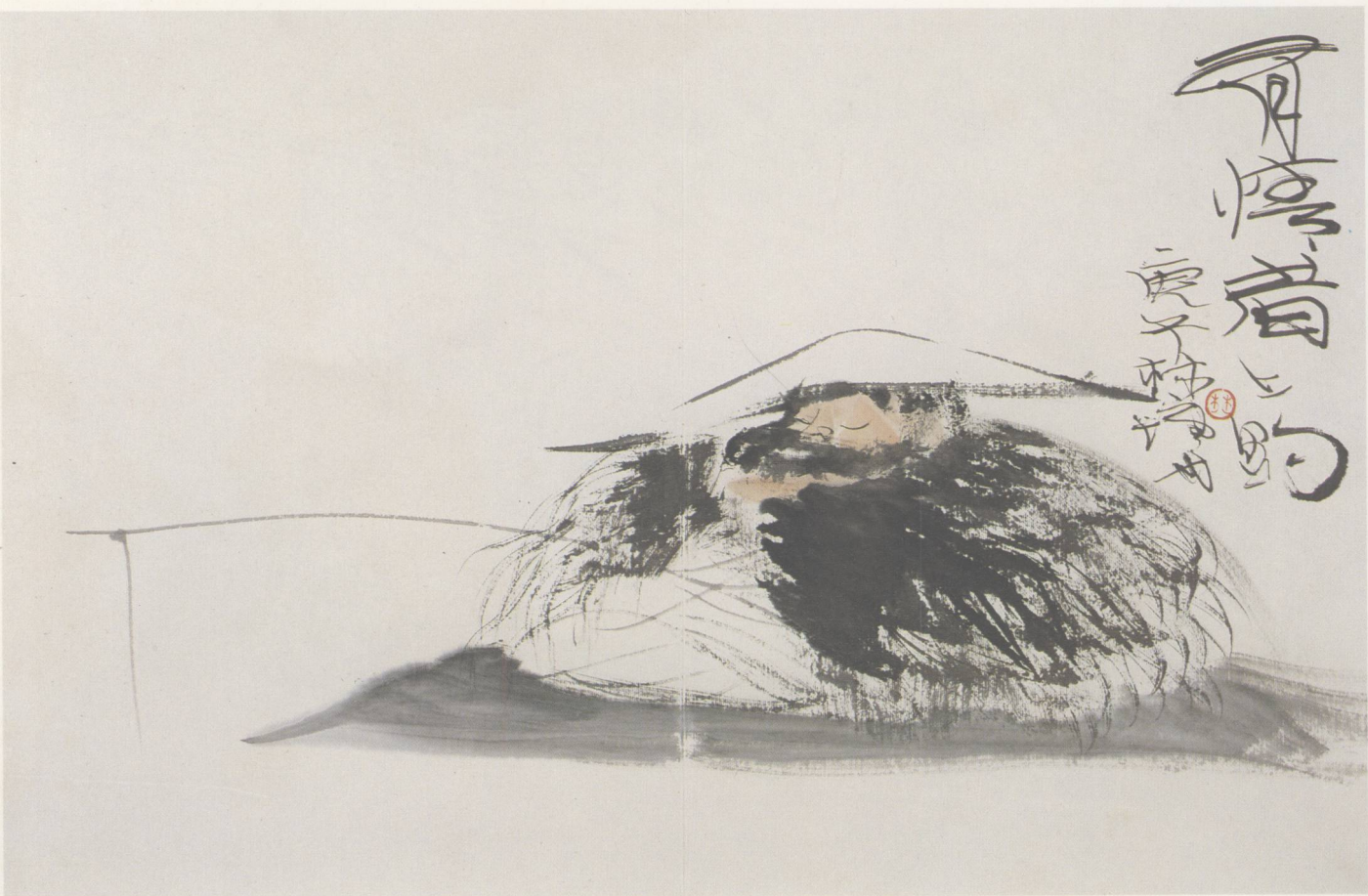
一花一世界 一葉一如來

聽水齋



具溪秋風吹落聲中林壑





口中言少心中事少
 腹里食少自然睡少
 依此三少神仙诀



戊午年
 丁巳月
 丁巳日
 丁巳時



洗眼

班

海

道藏

祖

屈伸

江

5

發

歲

夢

味

一



家
時
依
好
我
揮
毫
面
前
蕭
子
平
林

